

的心胸扩大，把他们同化为一个民族。因此我们以为问题并不在于“交通便不便”，也不在于“现代化不现代化”。主要的是要承认各民族之生存乃至文化的平等关系，以兄弟的友谊相互结合，则“自杀的惨剧”自然可以消灭，真实的民族大团结也才能实现。我们这样研究时完全遵从三民主义。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与讲演里，有数十处是这样教训我们的：民族主义是打民族之不平，即对内要求各民族之平等，对外要求民族之解放。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里的民族政策，是对内实行各民族的平等联合，对外要求政治的平等。这不是“旧说”，而是新的进步的学说。中华民族若离开经济的政治的平等概念，就否定了民族主义的革命意义，而与三民主义相违背的。

## 【信 札】

### 傅斯年致朱家骅、杭立武<sup>1</sup>

(1939年7月7日) 挡号：III：1197

……

…… 先是（顾）颉刚在此为《益世报》办《边疆附刊》，弟曾规劝其在此少谈“民族”、“边疆”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词。彼乃连作两文以自明。其一，论“中国本部？一名词之不通。其二，论中华民族是一个。（即谓不要分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、苗、瑶、猯猯等）其中自有缺陷，然立意甚为正大，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惟一之立场。吴（文藻）使其弟子费孝通驳之，谓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，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，即苗、瑶、猯猯皆是民族，一切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。颉刚于是又用心回答一万数千字之长文以申其旧说。徐虚生又谈苗族，好些妄论，一直到了颂扬屠杀汉人之杜文秀，称赞其能民族自决，都出来了。

欲知此事关系之重要，宜先看清此地的“民族问题”。此地之汉人，其祖先俄日纯粹汉人者，本居少数。今日汉人在此地之能有多数乃同化之故，此一力量，即汉族之最伟大处所在，故汉族不是一个种族，而是一个民族。若论种姓，则吾辈亦岂能保无胡越血统？此等同化作用在此地本在进行中。即如主席龙公（云），猯猯也，大官如周钟嶽，民家也，（大理一带不说汉语之部落，汉化最深）巨绅如李根源，夔夷也。彼等皆以“中国人”自居，而不以其部落自居，此自是国家之福。今中原避难之“学者”，来此后大在报屁股上做文，说这些地方是猯猯，这些地方是夔夷……，更论中华民族不是一个，这些都是“民族”，有自决权，汉族不能抹视此等少数民族。更有高调，为学问做学问，不管政治……。弟以为最可痛恨者此也。

此地正在同化中，来了此辈“学者”，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加以打击，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，增加部落意识。盖此等同化之人本讳言其渊源，今言之不已，轻则使之生气，重则使之有分离汉人之意识，此何为者哉？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，固然矣。然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，其恶影响及于政治，自当在取缔之例，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，即是专门提供这些把戏的，他自己虽尚未作文，而其高弟子费某（亦贵会补助之人）则大放厥词。若说此辈有心作祸，固不然。然以其拾取“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”之牙慧，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，忘其所以，加之要在此地出头，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。

以上所说，非推论也，有事实焉。龙主席对此事甚注意，这些文章都去看，大佩服颉刚之论点，对这些高谈这民族、那民族者大不高兴。他说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为什么要这样分我们。他的这个态度，是好事，是可佩者，是与国家有利的，而此辈学者意不知此。……所以这样闹“民族”下去，国家必得不到好处。……

<sup>1</sup> 摘录自《傅斯年遗札》，第1014-1017页。

